

通志彙解





春秋集解卷第六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莊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左氏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薄之敗諸鄆

杜氏注鄆魯地

秋宋大水

左氏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

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杜氏注公使弔之故書

武夷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卹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八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卹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諸國告則書其顯然為眾所知者亦不待告也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特取

一二甚者以為世戒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傳冬齊侯來逆共姬

泰山孫氏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

高郵孫氏曰元年之書王姬莊公之父新見殺創巨痛深之際於仇讎者之婚也而使臣逆之築館待之故詳書之以重其罪於此王姬之歸非無逆之者矣然不書於經者仇讎之人嘗已易世於其子孫之婚但擇其重者書之耳

武夷胡氏傳案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
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
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
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
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
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
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
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
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
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

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
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
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
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異
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公羊傳其言歸于鄫何隱之也何隱之其國亡矣徒
歸于叔爾也

杜氏注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
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

陸氏微言啖子曰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此言蓋紀侯大去國之後死於他國而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鄫

高郵孫氏曰叔姬爲伯姬媵法不當書春秋賢之故備書之也

武夷胡氏傳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鄫歸奉其祀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鄫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爲後世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公作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氏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北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爲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

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旋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穀梁傳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武夷胡氏傳君殺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

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

勸也惟此義不明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
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法與時偕行莊公以前自衛州
吁至於宋萬弑君之賊皆貶其氏蓋是時大夫有
氏有不氏也故貶其氏不與其貴也自霸統變正
大夫無不氏者則氏輕輕則去之不足以殘元惡
雖弑君之賊亦以氏書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
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

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請南宮萬於
陳皆醢之

陸氏纂例啖子曰内外大夫奔卿則書君之股肱也
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凡奔皆惡也有非者則異
其文宋司城是也有美者又褒之子哀是也

泰山孫氏曰弑君之賊當急討之萬八月弑閔公十
月出奔陳宋之臣子緩不討賊若此

常山劉氏曰天下之惡一也凡弑君叛國凡民罔弗
憝況均諸侯哉王道之行不容有受之者矣書所
奔之國則受之之罪亦自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宋人請萬於陳以賂而臨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是於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三年春齊侯穀作人宋人陳人蔡人邾公作邾婁人會于北杏

左氏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

桓公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眾之辭也

杜氏注北杏齊地

高郵孫氏曰齊桓公將興霸業諸侯未甚信而齊桓欲過為謙故親屈其尊以會諸侯之臣也

蘇氏曰齊桓始合諸侯以平宋亂自是遂得諸侯故四國皆稱人言眾與之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公與齊宋秦敗楚于城濮三國皆稱師蓋春秋之書始得諸侯者好會則稱人兵會則稱師以示眾與之也

武夷胡氏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迹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

而成之

杜氏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泰山孫氏曰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逼脅以彊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束之以兵有弗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威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此年滅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邾十六年伐鄭十八年伐衛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三十年降鄆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

武夷胡氏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

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矣

襄陵許氏曰非受命聖人爲天吏者不可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故春秋以滅國爲大禁春秋征伐齊晉實與而文不與滅國未有伐德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傳始及齊平也

公羊傳桓會不致信之也

杜氏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武夷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邾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

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邪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取成於宋而還

劉氏權衡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之乃遣大夫

往會之耳

武夷胡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衛陳蔡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

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泰山孫氏曰荆入蔡桓未能救中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氏傳宋服故也

杜氏注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

泰山孫氏曰經以單伯主會爲文者凡會盟公或大夫往則皆以魯主其會爲文春秋魯史故也內不與則曰某人某人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侯鄭伯會于鄆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之類是也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傳齊始霸也

劉氏權衡曰凡霸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鄭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

之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十二月九國同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為諸侯主矣

襄陵許氏曰始霸在十三年而人諸侯微之至十四年

以宋服會盟至是諸侯始以禮會霸體正矣齊桓

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

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夫人文姜

襄陵許氏曰鄆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比近

無以示遠務在求好於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弗

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防一弛則

夫人復啓越竟之志而遂成如莒之姦使人倫失

正而風俗相化此先王之典所以貴道謹法而不

言利也

秋宋人齊人邾

公羊有

人伐邾

公羊

左氏傳秋諸侯為宋伐邾

杜氏注邾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邾

杜氏注宋主兵故序齊上

劉氏傳宋其序齊上何主兵者也諸侯無專征有霸

者在焉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

主兵也譏也此齊桓之師何以不得為霸者桓猶

未成乎霸也

劉氏意林當是之時桓未成乎霸明年會于幽爲九合之始始於幽終於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鄭人侵宋

左氏傳諸侯爲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

武夷胡氏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

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宋故也

杜氏注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以定秋荆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泰山孫氏曰荆伐鄭桓未能救中國可知也

襄陵許氏曰三書荆入蔡伐鄭將以崇桓之責三書楚人伐鄭侵鄭將以大桓之功於是召陵之美深

長矣

冬十有二月

公有公字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穀公

有曹伯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傳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伊川先生解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

天下與之故書同盟

杜氏注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邾

公作邾婁

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范氏曰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杜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公作瞻下同

左氏傳鄭不朝也

杜氏注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

大臣誼齊見執

陸氏纂例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

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者執之

不以其所為使及其非行人者也

行人者執之

泰山孫氏曰詹不氏未命也

武夷胡氏傳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

以正法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

公反之是以為霸道也至於宋襄執鄆之虐則桓

不為矣

夏齊人殲

公作殲于遂

春秋集解卷六

十五

通志堂

左氏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穀梁傳無遂則何以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人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殲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

武夷胡氏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

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絀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爲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也荀子曰桓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

陸氏纂例逃者匹夫之事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逃也以為義死制云乎以為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

蘇氏曰詹之義當以身受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

武夷胡氏傳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以有為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為異惟其多而害五穀則書之矣

武夷胡氏傳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呂氏曰麋多為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所致也春秋書此以為萬世之戒使遇災則懼有異則畏思保其國家以承天意焉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泰山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泰山孫氏曰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

秋有蜚

左氏傳爲災也

穀梁傳一有亡曰有蜚射人也

杜氏注蜚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武夷胡氏傳蜚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蜚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皇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

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伊川先生解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

杜氏注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劉氏權衡曰陳人者陳大夫也

武夷胡氏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

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詞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伊川先生解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杜氏注鄙邊邑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鄆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則魯之被兵也輕此公子遂事之謀也齊桓於魯蓋養之以恩而收之以

威此魯之所以懷服而不貳也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公作正月

夏齊大災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杜氏注天火曰災

劉氏傳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殿庫盡矣此

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爾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

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穀作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後起是故懷中

國之患莫宜戎先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蓋是

時始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武夷胡氏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

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案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

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于爵雖篡而實君雖

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

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

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國去都與諸侯會於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

范氏注鄭嗣曰弗目謂不目其薨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注八月乃葬緩慢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作省

杜氏注赦百罪也

泰山孫公曰肆放也眚過也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

常山劉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皋陶曰宥過無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未聞肆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詞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無辜莫此爲甚天子尚曰不可況魯國諸侯而敢專肆眚哉後世惠姦宥賊良民其流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蘇氏曰文姜之惡甚矣而薨葬盡禮春秋無異詞焉何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

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嘗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別謚謂如宋共姬者爲得禮恐此不特爲私謚著譏也武夷胡氏傳文姜之惡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

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公穀並作禦寇

左氏傳陳人殺其太子御寇

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他國殺大夫公子目君者惡其君也稱人者討罪之詞也

劉氏傳公子非大夫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子何嫡子旣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曰

陳人殺之何世子以誓爲貴貴成而目君其曰陳人殺之者病禦寇也曷爲病之禦寇之爲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劉氏意林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以爲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爲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爲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誓爲世子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爲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而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雖生而異其禮苟未誓則不敢名世子也此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輕重大小義各有施而不可亂此

之謂禮之情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者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觀其專殺之罪雖一而輕重之惡有三殺世子母弟則稱君者甚之

也殺大夫不以其罪則稱國稱國者次之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又次之也

武夷胡氏傳殺其公子禦寇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稱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

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

劉氏傳夏五月此其以五月首時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泰山孫氏曰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伊川先生解高侯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婚惡之大也

何氏注防魯地

武夷胡氏傳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侯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侯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下待貶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

之

伊川先生解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杜氏注母喪未再期而圖婚

陸氏纂例趙子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他國來亦如之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納幣及逆女也以納幣方契成已前三禮並未結定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呂氏曰齊遇公違禮公如齊失義春秋之世君臣上

下有意於善者蓋少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劉氏傳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爲邑而字天子之下大夫也下大夫爵附庸

武夷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

明此不爲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左氏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范氏注言無朝會之事

伊川先生解婚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杜氏注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荆人來聘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杜氏注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夷狄來聘皆稱人君臣同辭
武夷胡氏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
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
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

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
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
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
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
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
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
也於外非正也

杜氏注蕭附庸國就穀朝公故不言來

劉氏意林蕭叔朝公爲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此之謂非其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正者乎

高郵孫氏曰簡禮而會曰遇

呂氏曰魯莊公至不肖人也初未嘗有怨齊心公羊云柯之盟公與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以公爲不能忘齊人也者皆里巷雜記妄說也至是又圖婚於齊納幣觀社與其大夫盟夏與齊侯遇于穀冬又盟于扈君子以魯莊非人也聖人書春秋如此之詳者以爲萬世不肖子之戒於莊公何貴焉

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陟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伊川先生解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姻好

杜氏注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武夷胡氏傳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

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爲後戒也

春秋集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七

東萊呂祖謙伯恭

莊公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氏傳二十三年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

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公以惡莊也
杜氏注桷椽也

武夷胡氏傳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
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
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
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
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
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親迎桓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
於齊也

泰山孫氏曰案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年
即位此年如齊逆女公即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七
歲矣始得成婚於齊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
爾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
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
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
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朝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

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之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

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武夷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婚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左氏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

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武夷胡氏傳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夫人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於宗廟則不可以臨

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呂氏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見乎彼理之必然也人君觀此而知所戒懼則危亡之禍何從而至哉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爲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氏注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

不能自定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

辨疑曰案曹羈者義同鄭忽爾

劉氏意林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之為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者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將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武之眾突赤之孽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有失故下得也

郭公

杜氏注經闕誤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

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

也

杜氏注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致月錯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

杜氏注正月夏之四

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之月也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

于社伐鼓于朝

劉氏權衡曰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儻夏禮與周不同乎然

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則安而視之哉春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朝乃鼓于社又用牲爾

穀梁傳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武夷胡氏傳案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

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武夷胡氏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

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傳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杜氏注門國門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諸魯大夫出朝聘皆書如

二十有六年春

公無春字

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襄陵許氏曰以伐戎致大伐戎也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我

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曹殺其大夫

劉氏傳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於京師亦非也孔子曰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之謂也

泰山孫氏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書名字者脫之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

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小大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

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徐國在下邳鄆縣

劉氏意林伐徐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王者之制固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率今齊以其事小其衆少而因使宋主之是則人自

爲政與諸侯無霸奚以異物蓋有其變微而其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

武夷胡氏傳案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宋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傳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尸義不巡

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

杜氏注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

伊川先生解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辨疑啖子曰諸侯同志而盟

武夷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霸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盟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凡大夫既沒則不名原仲所以書字也

武夷胡氏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褻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竟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越喪於

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諸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呂氏曰凡此一歲之中公會杞伯姬于洮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皆為非禮然則治平之世聖王在上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爾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為作也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陸氏纂例趙子曰合禮者悉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蓋知非禮而來故書爾

劉氏傳伯姬之來也已亟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

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

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范氏注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夫

婦之稱當言逆女劉氏權衡曰莒慶之來不得復曰逆女亂於逆君夫人者也然則書叔姬自其理然豈惡其接內哉凡大夫而越竟逆女此誠春秋所貶者然而以謂書叔姬者不與夫婦之稱不亦謬乎

劉氏意林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喜怒哀樂愛惡者人之情所不免也人之情所不免而無禮義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

為之防使人廢心而任禮禮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其間未始有物者也每若是而天下服矣

杞伯來朝

杜氏注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

襄陵許氏曰齊桓之令行乎天下為幽之盟而春秋授之諸侯考莊二十七年所書如此則諸侯之風和平可知雖云未盡合乎先王之禮蓋易約也

桓之功美有孚于幽而盛於首止相為終始也宣王大雅言韓侯出祖盛顯父侯氏之燕胥言韓侯娶妻懿韓姑諸婦之光寵者使人用是以觀中興

之風故春秋每書列國之事以昭霸者之勲樂人之遠於禍亂而嘉其熏熏往來如齊桓晉文之興庶幾乎大雅之美矣是以知凡志天下禍亂之變皆咎王霸之失道也

呂氏曰滕薛杞爵號不同皆口授傳寫小國多誤爾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頹也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外戰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戰之道以主及客也

主人服則不戰

凡戰不書及交爲

主也

如秦初伐晉而退而晉復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也

泰山孫氏曰前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不服罪也以衛主齊者衛受伐也春秋之義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故曰衛人及齊人戰不地者戰於衛也武夷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

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微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

夏四月丁未邾

公作邾婁

子瑱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

公有邾婁人

救鄭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伯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

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穀梁傳善救鄭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卹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公穀並作微

公羊傳造邑也

杜氏注郕魯下邑

劉氏權衡曰築者作邑爾詩云築室百堵百堵皆興
礮鼓弗勝不謂城邑也

武夷胡氏傳功大曰城小曰築

大無麥禾

杜氏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無水旱螽螟之災而書無麥
禾譏教令之無經農失其業也

劉氏意林大無麥禾此言爲國者之不可以無九年
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

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
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不
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
國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螽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
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
宋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
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
也

武夷胡氏傳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

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寢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氏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傳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

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杜氏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陸氏纂例趙子曰譏臧孫爲政而無蓄也故以自行爲文

劉氏意林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廩實不知爲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末與魯人悅其名

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爲罪此王政之務本也

武夷胡氏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左氏傳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

入

杜氏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公羊傳新延廡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

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劉氏意林延廡者天子之廡非諸侯之廡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所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矣延廡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夫春秋之紀略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泰山孫氏曰惡不愛民也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

于齊則民饑矣延廩雖壞未新可也莊公春新延廩不愛民力若此

夏鄭人侵許

襄陵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以求好焉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

左氏傳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記異也

何氏注蜚者臭惡之蟲也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滅而叔姬守義於鄒故繫之紀賢而錄

其卒葬

武夷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左氏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

杜氏注謂今九月周

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而致用

杜氏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

昏正而裁

杜氏注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版榦而興作

日至而畢

杜氏注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

息

辨疑趙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或甚者先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

公穀並有師字

次于成

辨疑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解

秋七月齊人降鄆

公羊傳鄆者何紀之遺邑也

杜氏注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蓋齊以兵脅使降附

陸氏纂例趙子曰鄆則降服爲附庸

辨疑啖子曰鄆自是小國爾

高郵孫氏曰郕降于齊師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郕不降我而獨降齊非齊師能使之降郕自降爾齊人降鄆非鄆欲降也齊降之爾

常山劉氏曰鄆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鄆降而曰齊人降鄆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弱故責之薄春秋之義抑強扶弱而已若郕降于齊師則義在責魯

呂氏曰強以兵威劫服之也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杜氏注以賢錄也

武夷胡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鄫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爲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泰山孫氏曰凡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牲者止譏其用牲爾非謂九月不鼓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

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郕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與公會於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于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故其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齊人伐山戎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平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賦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杜氏注山戎北狄

武夷胡氏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

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由國以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稱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穀梁傳軍得曰捷

武夷胡氏傳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功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且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闢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惡內

也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冬不雨

公羊傳記異也

伊川先生解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注小穀魯地

泰山孫氏曰魯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

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

杜氏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劉氏傳何以書我接之也則其先宋何宋主齊也宋何以主齊齊遠而宋近也席則有上下室則有奧阼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主賤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犂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

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撻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僇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杜氏注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

陸氏微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

卒以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氏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於黨氏成季

奔陳立閔公

閔公莊公庶子
於是年八歲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傳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
齊終也

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陸氏微旨趙子曰君必終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

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
子得行其志也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
帷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飾
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
弑之禍曷由而至哉

武夷胡氏傳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
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
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
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
免其身幸矣

呂氏曰公薨于路寢正也正則何以書死生之變國之大事得其正則爲萬世法不得其正則有危亡顛覆之慮故君子慎之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穀作乙

左氏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犂賊子般於黨氏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武夷胡氏傳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對父

母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失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自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罪也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之又非君逐而去故

明書如齊以見其罪淳聞於師曰齊爲霸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

劉氏權衡曰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直告立君也

武夷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

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

春秋集解卷第七
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集解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八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閔公

名開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即位閔諡也在國逢
難曰閔索隱曰系本名啓避漢景帝諱作開

元年春王正月

武夷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
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
不承國於先君也案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
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
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
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賛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

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於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左氏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

武夷胡氏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

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公穀並作落姑

左氏傳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杜氏注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左氏傳季子來歸嘉之也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杜氏注季子公子友之字

陸氏微言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季子力

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

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劉氏傳慶父專魯則曷爲召季子季子之賢內得於

國人外聞於諸侯則未知其以是爲說與不得已

與抑將圖之與季子至而國人授之以政百姓歸

焉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

誅非不誅也勢未能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

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

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

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

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劉氏意林桓公不務修霸主之義討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覘伺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舍孔子無可爲者矣豈嘗沮

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注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陸氏纂例啖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

呂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遷陽強以兵

力劫遷之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速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
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

實以二十五月

何氏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

其言於莊公何未可

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曰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

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

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

也夏后氏亦禘黃帝

義同舜也

殷人禘嚳

殷契出祖自嚳

周人禘

嚳

義與殷同

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

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此

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

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爾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

外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

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爾

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問曰左傳云烝嘗禘於廟何也荅曰此謂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公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末流

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且春秋文二年公羊云大事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升者明自本廟而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禘祭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皆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

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又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裸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問

者曰王制所云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信如鄭說乎荅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祫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荅曰禮篇之中庸淺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立不能

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喪服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祫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

劉氏意林吉禘于莊公說者以禘爲諸侯之禮也何繆歟不王不禘禘之爲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旣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

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皆先禘後郊此以祖考之遠近爲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祭天而郊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文王驗也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

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

劉氏權衡曰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齋賊公於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

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是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

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作邾婁

左氏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

武夷胡氏傳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而不諱者以爲三綱人道所由立

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闡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懜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武夷胡氏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

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

呂氏曰屬文比事春秋教也以經文觀之夫人慶父有罪自可見矣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陸氏微言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也

武夷胡氏傳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

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

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

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許穆夫人及敗衛之遺

民立戴公以盧於曹杜氏注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齊侯使公

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武夷胡氏傳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

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

固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

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

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荅後以問延平楊時時

曰此載衛爲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弃其師

公穀作棄

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

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焉

常山劉氏曰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觀此詩序則鄭棄其師之道灼然著矣

武夷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

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

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集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